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四至二百四十六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龔秉震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四

人部三 生子 遺孤 喪子

生子一

增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至于生子復使人問之諸侯之禮也　又曰男子初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　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又曰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冢子謂天子之元子也

又曰子生三日始負　又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鬌遺髮也　又曰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曰自東房而出也

又曰庶人無側室生子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與

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注曰子既生見父父必循其首也　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顔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兹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焉

淮南子曰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

目也謂遺腹子

生子二

增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夜有二龍自天而下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浴徵在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左傳曰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

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　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良兄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良不可後果滅若敖氏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彛母田氏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收養之生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朔生五歲忽失所在經年乃歸母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

還何言經年乎　晉書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生咸好學有才為鍾毓主記毓弟問有可與語吏否毓乃稱咸

桓温傳曰桓温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竒骨可試使啼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賞遂名之曰温　愽物志曰蜀郡諸山蠻曰猿子婦人妊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沉便棄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狗牙各一以為身

飾

生子三 生女 生孫 雙生 背生 脅生 胷生 遺腹並附

原徵蘭 賜穀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吏與己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後漢書章帝賜妊者胎教穀三斛夫復一歲著於令 贈鯉 夢熊 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因名曰鯉而字伯魚 下見前孕類 綬帶 賜酒 穀梁傳一人生子三人綏帶 國語勾踐令有娩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男壺酒一犬生女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乳母二人與之餼 剪髮 生齒 上見前 家語男子八月生齒七歲而齔 芣苢 椒聊 詩婦人樂有子賦采采芣苢薄言擬之 又椒聊之實繁衍盈升

復歲 過期 漢書民產子復二歲 下梁嬴事見孕類 增驚母 宜父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　五代史和峴晉宰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並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

香蘭 秀草 上見命名類 傳燈錄西域有九枚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第三祖和修生時九枚秀草應時而生

虎乳 馬嘘 左傳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子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是為令尹子文　下索離國事見孕類

有文 無影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曰生有

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風俗通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妾一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得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言曾聞老人子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衣試之此兒獨言寒又並日中行此兒獨無影人咸服

鶴雛　蛇蚿

山堂肆考宋楊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人自言武彝仙君託化既生乃一鶴雛棄之江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尚有毛其長盈尺經月乃落　郎氏聞見錄宋崇寧中大將劉法將生其母幃帳忽墜壓而下視之一大蛇蜿蜒母怖甚避之他所及法生再視之但見蛇蛻耳

夢星　望氣

唐書李太白母夢長庚星入懷而生又蕭何感昴星之精張良感弧星之精樊噲感狼星之精而生　唐書幽州節度使劉濟幵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

侍者初見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累歷牧守及扞為節度濟為行軍司馬扞卒軍人襲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為帥朝廷從之

如廁生

充閭慶 南史范蔚宗母如廁而生蔚宗額為甎傷因小字甎晉書賈充始生父逵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

鹿入胎

犬銜卵 小說老子乘白鹿入母胎既生廣顙大目踈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孕生卵棄于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于水濱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長而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鳩宿戶

鶴集庭 唐年補錄唐王廷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及長駢脅歷居戎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為留後子孫相繼藩鎮一百年 山堂肆考唐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集於

庭遂生九齡

象臨門　雛入室　傳燈錄第十祖脅尊長者生時父夢白象入其門背有寶座座上有明珠　合璧事類富獻簡公曰王制公之生也有雛入室俄失所在後小名雛郎

原與我同物　恐其似已　左傳子同生桓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命之曰同謂同月生也　莊子厲人生子恐其似已夜半取火視之注厲醜人也

增黃氣入口　赤文隱背　酉陽雜俎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于扶力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元之阿　山堂肆考苻堅母苟氏生堅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

身遶絳霄　胞成紫色　內傳關尹喜母夢絳霄流遶其身遂生喜雙光若日飛流滿堂良久乃散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

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樹鳴異雀

庭滿慈烏

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占者曰生子當以文顯位殆不高貞觀中為秦川令卒　邰氏聞見錄邰康節母李氏臨娩有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日康節生七歲戲于庭蟻穴中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也

僧出翠微

道稱懷玉

南部新書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字曰緇郎崔徵也　山堂肆考楊大年父文逸為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三十七為學士晝寢玉堂道士來謁稱懷玉山人出一牒閲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乎道士命筆一點為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錦文龍子

黃

色龜兒 干寶晉記愍帝建興三年枹罕伎人産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通視者 山堂肆考宋梅聖俞生男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故聖俞和永叔洗兒詩夜夢有人衣帔帨水邉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

鳶肩牛腹 貍色虎毛 左傳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 異苑丹陽縣駱慶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異牙爪皆備即殺之

匹練升天 赤身落地 後漢書虞升初生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後至太尉 異苑魏郡徐逑守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蓐室劍矢 大庭象笏 宋書李顯忠將生有僧教以劍矢置于旁及生長而勇力絶人官至節度使 又曰韋得象守布言生時父夢

庭積象笏因以得象為名

提戈取印

玉果犀錢 宋史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于前彬左手提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後果為樞密使相 蘇軾洗兒詞犀錢玉果犀角黃錢色似之故曰犀錢果白于玉故曰玉果

生女鶵去

鶴來 翰府名談西子母洗帛于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五色雞自空飛下久而化為鶵飛去遂生西施 開見録歐陽公在彝陵遊姜嫄廟潛禱續嗣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雌鶴果得女甚端麗

生孫長枝

立竹 白居易詩朱莒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注云言既老而有子孫亦如梧桐之老而有孫枝 蘇軾詩如今未問老與少兒孫森森如立竹

鷟目

開顏 上見蘇軾賀子由生孫詩 程□□丈集祖評事生平未嘗見笑惟長媳始生一孫老嫗報曰承旨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

雙生圍妾

器

良上晉梁瀛事見孕類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為兄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巳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今霍氏亦宜以前生為兄焉

一產六人 四乳八子 山堂肆考老彭姓籛名鏗顓頊元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脅而出者六人其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其後子孫遂以封國為氏 論語周有八士盎四乳而生八子

武明皇后 黎陽民妻 北齊書武明婁皇后諱昭君性寬厚不妒忌高祖率衆將討西寇出師之夜后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大軍何得以我故輕離

大軍　後漢書黎陽民妻産三男一女勑賜孔母穀帛以為休祥

背生有莘聖母

陽翟婦人　異苑昔鯀納有莘氏修已背坼生禹　嵩高山記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出五歲便入此山學道為母立祠號曰開母祠云

胷生摩邪誕佛　屈婦生兒　山堂肆考摩邪夫人胷生釋迦佛　魏志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羡表黎陽令程放書言汝南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廿二日在草生男兒從右腋出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瘡已愈母子安全無災無害也

割左腋生　從背胷出　神仙傳老子母懷之十七歲乃生生時割其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　天中記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于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産子二人從背脅間出

胸生簡狄　山堂肆考商神女簡狄胸坼生契

原

遺腹丁卯日　泗水王 鄭玄別傳玄子益恩為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被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漢記泗水戴王前薨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㜸內相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㜸為泗水王內相史皆下獄

生子四

原不坼不副 詩不坼不副無災無害謂姜嫄生后稷也副音芳偪反 不殰不殈 禮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注殰敗也殈裂也 配乃化生 易注天地相應乃得化淳男女匹配乃乃得化生陰陽不對生可得乎 棄之不死 □□韓朗字伯奇生三日遭亂棄于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之有氣息乃收養及長舉為孝廉 神光照室 □□應嫗生四子見神光照室試探之乃

得黃金諸子宦學並有才名封爵之祥巳而果然

增雀飛入手異苑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有

深媿無勛世說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勛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勛

渥水騏騄潛確類書韓退之云李賀之生也如渥水騏騄風格當自有神

寫弄麞書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

授五色珠南唐近事樂史宜黃人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南唐時舉進士第一人宋復登甲科

金桃為瑞山堂肆考宋陳堯佐母馮氏封燕國夫人嘗入宮誤食金桃宮人大笑後再入宮再食之宮人怪問馮曰吾長兒生夢食金桃叨中狀頭今有此兆次兒必復作狀頭矣宮人遂以金桃為瑞一時競取之

樓有光景青箱記王欽若生時隔岸漢陽人望樓上若有光景

金甲丈夫家傳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遂以名

生子五

增詩唐李賀詩曰頭玉磽磽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神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　白居易送崔侍御生子詩曰洞房門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滿月即成珠　又曰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　又曰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　又曰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宋蘇軾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曰鬰葱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為湯餅會惟愁錯寫弄麞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又賀弟轍生子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兎生於菟老兎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黄熊駕黒貙丹沙紫麝不用塗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揺牙咀爾徒盎子由卯生其子名虎

兒

黃庭堅賀叔彛仲幼子晬日詩曰骨秀已知騏驥子性仁端是鳳凰雛不騰渥水稱神駿應出岐山作瑞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翁斷獄多陰德徑作高門待汝車　朱喬年洗兒詩曰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踈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又曰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歡好笑掀鬚猒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蘇軾賀轍生第四孫詩曰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

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硗硗峙頭玉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矣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迨似我窮達已可卜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

增詞宋蘇軾洗兒詞曰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坐自媿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

增序唐王勃序曰非謝家之玉樹接孟氏之芳鄰

增啓宋李易安賀人孿生子啓曰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夏之秀旣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毋不能辨以五采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遺孤一

增禮記曰父沒子幼則以繈抱之焉　□□□不逮事父母謂少孤也　□□曰不能字人之孤　周禮曰孤

子死王事者之子　漢書曰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之羽林號羽林孤兒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謂幼君

遺孤二

增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通鑑曰孫叔敖死無立錐之地其子負薪于楚　後漢書曰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其父之友謂曰子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　吳志曰陵統卒二子皆孫權收養宫中愛遇與諸子同賓客進

見呼之曰此吾虎子八歲令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長追録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

遺孤三

增存孤　求姪

通鑑趙翔為屠岸賈攻滅翔有遺腹子夫人置兒袴中得脫翔客公孫杵臼謀以假孤代之諸將殺杵臼與孤程嬰匿真孤山中十五年因韓厥復立是為趙武　宋史范文忠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人體有四乳驗之果然遂名之曰百常

抱子於朝　逢友於道

左傳穆嬴日抱太子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

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南史梁任昉子四人昉卒皆不能自存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與相卹道逢劉孝標泫然驚曰我當為汝作計乃著廣絶交論以譏其舊交到溉見其論抵几于地終身恨之 原

漢帝既臨張禹有託 山公尚在嵇紹不孤前漢書安昌侯張禹疾病車駕臨候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給事中 晉書嵇康臨刑謂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

遺孤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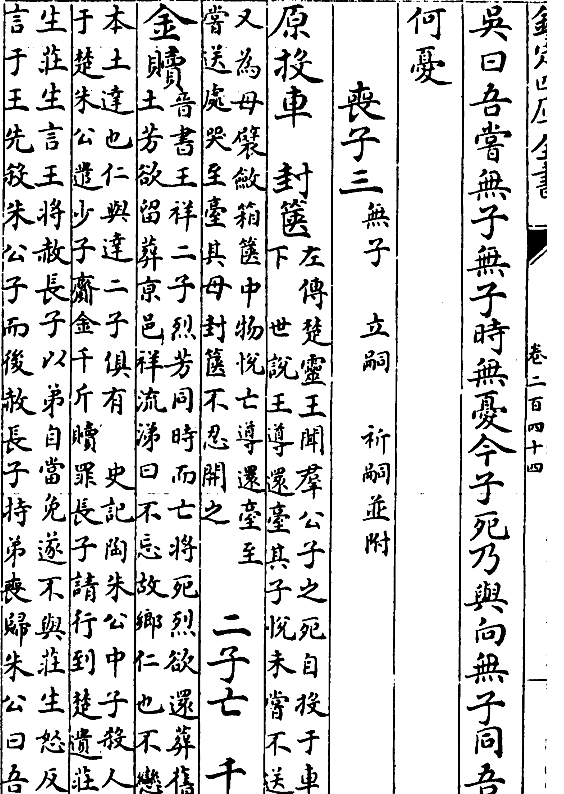
原馬謖無恨蜀志馬謖敗街亭下獄死臨終與亮書曰顧深惟殛鯀興禹之義雖死無恨亮待其遺孤若平生 范汪少孤晉書汪少孤依于外氏王澄曰興范氏者必此兒

喪子一

增禮曰為長子稽顙重正體也　又曰長子服三年庶子不得為子服三年不繼祖與禰故也注明遵一統

喪子二

增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而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　又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於土命也夫　列子曰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哭何也



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

喪子三 無子 立嗣 祈嗣並附

原投車 左傳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自投于車下

封篋 世說王導還臺其子悅未嘗不送又為母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至嘗送處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

二子亡 千金贖 晉書王祥二子烈芬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仁與達二子俱有 史記陶朱公中子殺人于楚朱公遣少子齎金千斤贖罪長子請行到楚遺莊生莊生言王將赦長子以弟自當免遂不與莊生怒反言于王先殺朱公子而後赦長子持弟喪歸朱公曰吾

固知必殺汝弟汝見吾貧苦時重惜金所以卒殺汝弟

無七旬期　為三年服

潘岳西征賦夭赤子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于延吳實惜慟于子慈注岳子以三月壬寅生五月甲辰夭六十餘日也　下見前

增出篋嘱書　弈棋興歎

通鑑郗超字嘉賓將亡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後父見之曰此子死已晚矣乃不復念　世說豫章太守顧邵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時盛集賓客與客棊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痛

天下痛心　亡兒感念

世說王衍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歿天下為公痛心況慈父乎　晉書庾亮兒蘇峻之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固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歿

原珠碎於掌上　顏摧

於庭中　無子伯道無兒　君卿養友晉書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伯道鄧攸字也　瑣言樓護字君卿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養之終身　辱在泥塗　擠於溝壑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趙孟召而語之曰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又曰楚靈王公子死曰人之愛其子也有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不慮繼嗣　何以勸善後漢書祭遵為征虜將軍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遵不受曰自以身任於國不敢慮繼嗣之計　左傳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增立嗣恭承光禄　喬嗣武鄉後漢書伏恭字叔高湛之兄子湛弟黯字稚文位至光禄無子以恭為嗣　蜀志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仲慎亮未有子求喬為後瑾啓吳王而

遣之以為嫡故改其字亮後自有子喬子舉還復為瓘後　少承叔父　長復本生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出繼叔父徙居新安南史宋謝弘微本名密年十歲中繼從叔父峻

謐年四十叔父有子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兄子承先　姪孫為後　唐書戴冑無子以兄子為後杜正倫無子以兄子志静為後白居易墓誌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後　孫繼外家　甥承舅氏　晉書上詔以外孫韓謐奉賈充後曰外孫骨肉至近推恩繼情合于人心也

唐書司空圖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問也　祈嗣郊禖出祀　尼阜命名　詩注姜嫄出祀郊禖履巨人跡有感是生后稷家語叔梁紇娶顔氏徵在少而無子禱于尼山乃生孔子頂象尼丘因名焉　求嗣龍門　祈男潭水　上劉豹事見孕類　下苻堅母

事見孕類

祈魔母堂

告張仙像

廣記觀察使皇甫政與妻陸氏往魔母室祈男請俸錢百萬結構堂宇後果生男　山堂肆考蜀蘇洵天聖中至玉局觀見一畫像云是張仙神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露香以告乃生軾轍皆成大儒洵自為像贊

盤授婦人

棋拈道士

夷堅志翟楫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籃擎一兒授之遂生兒　山堂肆考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二道士弈棊戶外往觀之其一人拈局之一子授焉遂生泰伯

喪子四 無子附

原情所鍾

晉書王衍字夷甫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忘

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退而歎**又曰魏舒字陽元子混先卒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無子娶賈無子**左傳晉獻公娶于賈而無子**天人之窮**□□老而無子天人之窮**子雲無子**□□揚子雲自童烏喪後竟無子**仲宣無後**魏志王粲死後二子犯法誅時太祖在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彼不使仲宣無後也

喪子五

原詩晉潘岳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奈何念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髣髴感悼傷中情一往何

時還千載不復生

原賦魏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帷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晼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絶腸　周庾信傷心賦曰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譴至於繼體多從夭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淪没苗而不秀頻有所悲唯覺傷心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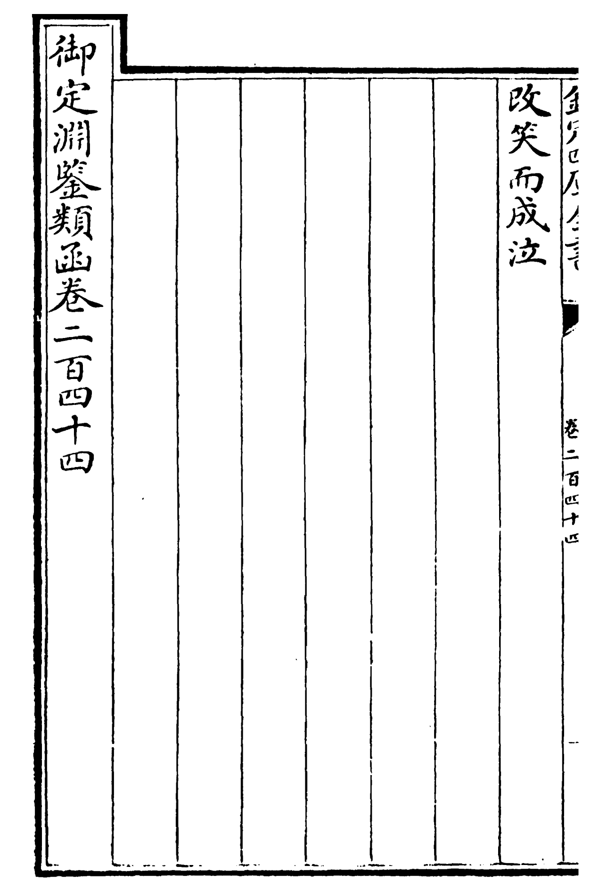
以傷心為賦悲哉秋氣摇落變衰䰟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羅災藏衣遭難未設桑弧先空栢館人惟一卭亭遂千秋遏韶永恨孫楚長愁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繼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況乃 流

寓秦川飄颻播遷從宦非宦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羇旅坐長河而暮年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

原哀辭晉潘岳傷弱子辭曰予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慼贏博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卯林還眺兮墳壠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邈古之遐冑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搆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余第十子

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夕坐於是申旦常以食之不甘容謂余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慹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慼焉余對之曰覩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髫歲而擬觽藩及紈袴而抑折李靈心摧於毫末慧識挫於跬步豈不傷哉乃為辭曰彼神蔡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蕣華之灼灼寄一朝之浮淺信歡慰之未幾悼夭齡之云及乃變樂而為悲遂



改笑而成泣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五

人部四 祖孫 叔姪 宗族

祖孫一

增釋名曰祖祚也祚先也　又曰王父王睢音旺也家中所歸往也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下也　又曰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元孫懸也上懸于高祖最在下也元孫

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義疎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晜孫（音褌）晜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晜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　爾雅曰父之考為王父父之母為王母　惠紀曰內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即仍孫二音相近葢一號也　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又曰

振振公姓　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又曰纘戎祖考　又曰繩其祖武　書曰垂裕後昆　又曰纘乃舊服以服行事　國語曰紹續昆裔　禮曰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也　又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　又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謂祖父母

也　又曰銘者稱揚先祖之美也此孝子孝孫之心

列子曰子孫非汝有乃天地之委蜕也　揚雄方言曰

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

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

祖孫二

增孔叢子曰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請曰意子孫不

修將忝祖乎羡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何

知子思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謂不肖伋

所以大恐而不敢懈夫子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顏氏家訓曰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道指孫曰此輩必遭喪亡及遵之

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祖孫三 祖母附

原貽謀　弘業　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傅序云弘宣祖業　忝祖　名孫尚書君牙篇無忝祖考忝辱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名之謂生子見於祖以名之　纘乃服

興吾門　上見前魏書陳羣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　增假託叚頍

得生靈運　魏略賈詡字文和道遇氐羌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叚公外孫也汝別理我我家必厚贖之叚頍昔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而懼于氐羌氐羌果不敢害也　世說謝元子煥不慧早卒煥子靈運才藻艷逸元曰我尚生煥煥那得生靈運　清白楊家　寶田杜氏　後漢

書東漢楊震性廉潔子孫嘗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宋四川普游人杜孟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惰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文示戒奢 **詩規保世**

唐書柳玭字直清有父風嘗作戒奢文以訓子孫　宋陳亞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千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隻怪石一株異花數千本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

禮典必先 **文藝為後**

周書大將軍寇儁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訓子孫必先禮典　宋史劉摯字莘老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

李公披簿 **丁顗置書**

後周書李遷哲字孝彥嘗為真州刺史媵妾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

從往來其中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　山堂肆考丁度字公雅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

從傳歷數　漢書路溫舒從祖父傳天文歷數

不置莊田　王氏彙苑陳元用家極富性善聚書而不置業或問之公曰有好子孫不用置田必能自置也無好子孫雖廣置莊田必不能守也後三孫野周佐與並以文章致大名而隱居清貧自守曰無忘先人之訓

王父王母　上見前

公望公才　南史王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其孫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曰公才公望復在此乎

不辨羣孫　唐書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頷點頭以應也

幸登壽考　周蕭愿梁宰相頃之子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容之次愿為兒童戲效傳呼之聲斂語諸客曰余不敢以得位為喜

所幸者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目前

鑷白問孫　載車侍祖南史爵林王五歲戲高帝前帝鑷白髮問孫曰我誰邪曰太翁世說陳太卯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尚小坐著膝前

自當為將　必大吾宗魏志賈逵自為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唐書王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必大吾宗

皆大父行　有佳兒稱史記鄭當時字莊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知名之士　下張憑事見父子類

繼相太戊　能嗣召公通鑑伊尹相湯伊陟相太戊　詩召康公奭十六世孫召穆公虎佐宣王平淮彝故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皆作宰相　稱為銳將唐書李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皆為宰相　唐書

馬璘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邉野以馬革裹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下乎後屢立戰功稱為中興銳將封扶風郡王

皆有文學 世作侍中 漢書董仲舒子及孫皆以文學至大官 晉書吳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金篦療目

磐石興悲 北史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元恒憂泣後讀藥師經見七日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願祖目見明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篦療其祖目夢中喜躍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唐書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初祖道衡為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魏謩獻笏 原穀收輿 唐書唐文宗嘗詔問魏徵五世孫謩卿家書詔頗有存否謩對曰惟有故笏在詔令獻上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 孝

子傳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惛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聽作輿舁祖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汝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歸奉養

代爲大册　更閱遺書

世說唐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彥伯頗有文學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册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山堂肆考姚珽曾祖察嘗著漢書訓纂而後之註漢書者多竊取其義以爲已說珽乃著紹訓以發明其義

無忝爾祖　能世其家

梁書沈衆字仲興約之孫好學能文武帝令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勑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宋史李柬之宰相廸子明曉典故賜進士第屢官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出都門即幅巾白衣見客子孝基始登第唱名仁宗顧侍臣曰此李廸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累遷光祿卿年方五十與父同謝事時以此二疏

家

藏賜詔　官重祖勲唐書李靖五代孫彦芳太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　又曰衛次公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君之祖勲在王府寧限常格即優補而遣之

扣石移山　登樓賜絹列子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具畚扣石墾壤運于海北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太息曰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　南史到溉子鏡早卒孫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隨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藎因賜絹二十匹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祖母含飴弄孫　入朝見帝後漢書馬太后曰吾

但當含飴弄孫 唐書王承元入朝祖母入見帝命中官禮賚異等

命名百藥 **絶孫**

五木 唐書李百藥為童兒嘗苦疾祖母趙氏故以百藥名之 王氏彙苑江縂年十一好樗蒱祖母為孫破業廢事遂絶五木終身不以為戲

李密陳情 **虞詡辭吏** 晉書李密徵為太子洗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辭官 後漢書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國相乃止

心繫遠方 **孝通幽顯** 齊書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方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號宗曾子 唐書劉審理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理尚少自鄉里負祖母渡江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有疾必親煮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

大澤哭芹 **西蘺**

掘粟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芹而不言殷時九歲知之乃于大澤中痛哭忽有芹生于地得數斛歸獻又曰劉殷嘗夢人謂西籬下有粟掘之得十五鍾以奉養鄉人異之

孝能代父　誠可格天孔帖殷寅子亮事祖母如寅在明語林徐應魁有至性祖母盧氏歿負土成墳至冬雪深數尺門徑盡沒水火絶六日忽地響廬中醴泉出

祖孫四

原舍孫禮記公儀仲子之喪仲子舍其嫡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免焉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注周禮立嫡孫

必復其始左傳畢萬筮仕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不留財產列子衛端木叔子貢子也籍先資累

千金年六十棄家散庫一年盡不為子孫留財產散之一國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子孫之財也

年少名孫 史記文信侯呂不韋言于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一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

不立產業 通鑑疏廣歸鄉里以所賜金日與鄉里樂飲子孫因鄉里長者勸及身在時為子孫立產業廣曰此金聖主所賜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之

遂字升卿 後漢書虞詡祖父為縣獄吏多所平允曰于公高為里門子孫竟至三公吾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遂字詡曰升卿

見像恭敬 魏志曾休字文烈祖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恭敬不怠乃下榻涕泣同坐嘉之

分甘以娛 晉王羲之與謝萬書詳祖孫五

執硯涕泣 晉書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告喬喬執

硯涕泣

不改賜官 晉書鄧攸祖殷有賜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勸去王官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敢改也

增異人之望 衛玠別傳衛玠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方五歲時祖太保見之喜曰此兒神爽聰慧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

醉呼小子 晉書王爽字季明強正有志歷侍中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名以龍孫 北史後魏王慧龍幼聰慧其祖愉以為諸孫之龍故以名之

風骨之美 山堂肆考王鑑七歲不能言其祖喜其風骨之美遇物誨之一日攜至池上祖曰水馬池中走即對曰游魚波上浮後至臺閣

半千之裔 唐書李泌傳開元中悉召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如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

豈可不謹

又曰狄兼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梁公後當嗣家聲豈可不謹

元和舊事

又曰宣宗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擢用之杜勝以刑部員外郎閤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其先黄裳永貞之時排斥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援給事中

高山深林瑤環瑜珥

韓文北平王馬燧如高山深林林龍虎變化不測益魁傑人也其孫繼祖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

驛送還鄉

明語林程通祖平謫戍延安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詞極哀楚太祖憐之命除其籍驛送還鄉

祖孫五

原詩宋謝靈運述祖德詩曰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兼抱濟物性而不攖垢氛𠘧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絶人苕苕歷千載遥遥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輟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又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蹴圯萬邦咸震慴横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遅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九州外

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遺情捨塵物貞
觀丘壑美
增制蘇軾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曰皐陶邁種
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今某官某
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
孫天下無欺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袞衣繡裳
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尚食其
報以康乃後　又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制曰自通

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而上非子丞彌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垂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隐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幽窔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又祖妣太子太傅制曰朕有元臣以德媚於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所在望其草木葢有流涕而

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某
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
遠英烈如存歆予寵章以慰民望　又祖母皇甫氏温
國太夫人制曰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
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於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
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
著於閨門好禮慈儉刑於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
餘澤方茂福禄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慼冊追榮國

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增書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家風

增表李密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

劉之曰短也烏烏私情願得終養

叔姪一

增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　疏曰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　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注曰世有為嫡者嗣世統故也　又曰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　說文曰伯長也　又

曰叔作尗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又曰兄弟之子皆曰姪　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又曰我有肥羜以速諸父　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葢引而進之　又曰伯叔之喪踴不絶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義服恩輕也　漢儁曰養弟之子以為子也　朱熹語録曰今人以姪為猶子亦可以先生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葢叔伯皆從父也

叔姪二

增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史記袁盎傳曰袁盎字絲名重朝廷宦者趙談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説盎曰君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從吴相辭行種謂盎曰吴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無何時説王曰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其計吴王厚遇盎　曹瞞傳曰曹操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

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對曰卒中惡風叔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　魏書曰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曽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三十國春秋曰劉鎮之毅季父也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事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

罪累每見敎等遣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敎甚敬畏每
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及敎敗天下服其先
見而劉裕敬遇之　南史曰謝澹字景恒從子晦為荆
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
笑曰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
晦色甚愧　又曰宋謝瞻幼孤叔母撫育同於親生
又曰劉宋黄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尚晋晉陵公主混
死詔絶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有二女年數歲弘

徹為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廪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元史曰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藏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

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

叔姪三 伯叔母 從伯叔並附

原談易 楚囊 世說晉王湛字叔重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因共談易剖析精妙大奇之初武帝見濟輒曰卿家癡叔死未濟無以答復問濟曰臣叔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由是顯名 晉書謝元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竹林 玉樹 晉書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籍為竹林之遊諸阮居道北籍咸居道南北阮富而南阮貧 世說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預人事而欲使其佳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拔柴 推宅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為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截柴將客藩之丹適行還怒勑子

拔柴載以還之 後漢書范遷字子廬沛國人也為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禄以遺後世遷曰吾備官大位而蓄財立利何以示後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無裏言 常内集 左傳寡人之出叔父無裏言 世說晉謝安常内集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棄我兒 活弟子 晉書鄧攸字伯道永嘉亂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絶應自棄我兒妻泣從之 又曰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返遇歲荒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之子吳興太守孔嚴遂褒薦之

馬援垂誡 王基分封 後漢書馬援有誡兄子嚴書 魏志王基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封二百戶賜叔父子喬爵關内侯以報叔父詔特聽之 含

飯兩頰 省病十起 世說郗鑒遇永嘉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常攜兄子外甥就食鄉人辭不能兼濟乃獨往輒含飯于兩頰歸吐與二子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若是可謂無私乎

增代為請罪 戒以顧名 後漢書許荊武之孫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操兵攻之會荊始從府休歸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世無狀相犯咎在荊不能訓導兄惟一子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稱賢何敢相侵遂委去荊後舉孝廉 魏志王昶名其姪曰默曰沈為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知其富貴 諭以謙恭 沈約宋書宗炳問兄子慤所志慤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炳曰汝不富貴必破我門戶 司馬光與姪書見叔姪五

命處竹林 速歸惡肆 北史楊愔幼時庭有柰樹

羣兒爭之恬不動季父暐大嗟異謂客曰此兒恬裕有
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于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
嘗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皆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
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南史呂僧珍
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子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
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兒子求官于僧珍僧珍告曰汝等
自有常分但當速歸
葱肆爾不聽其求 過而寒溫 知其憂悴 世說王汝南既
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
不候脫時過止寒溫而已 韻府隋楊約坐事免官姪
元感與約恩義甚篤煬帝謂曰公此憂悴得非
為叔乎元感再拜曰誠如聖旨帝徵約入朝 中分
財產 對掌誥命 後漢書薛包有至行其弟子求出分
已不能止乃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
老病者曰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
取其朽者 下見中書舍人類 貧惟自乳 愛過所

生 唐書元德秀兄子繈褓喪親家貧無資得乳母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至子能食方止 世說晉桓元車騎將軍沖之姪也車騎與故丈武別因指語元曰此汝家故佐史元𢙣聲痛哭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于所生

便當辭職 先奏推恩 南史王僧虔為武陵太守攜子姪到郡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人或慰之僧虔曰昔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辭職山堂肆考宋陳璀兄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撫恤其孤初奏郊恩捨己子而先伯氏之子及後貶謫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授前鋒任 得伯父稱 通鑑謝安兄才略時苻堅數侵冦安乃舉元為前鋒戰于淝水苻堅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至 南史王曇首與兄弟會集諸子姪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燭為鳳凰伯父獨稱其美

器宇深宏 儀容偉

茂何法盛晉中興書何充字次道年在童齔伯父遂謂
之曰我小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
汝今器宇深宏亦當出我之右　三十國春秋燕金紫
光禄大夫高平公平歆初歆伯父光禄大夫熈拊歆首
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毅
當有佐命之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撫育五人**　**徵辟**
三府　陳留耆舊傳高眘字孝甫敦厚少文華有深沉之
量撫育兄孤子五人恩誼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
行履以女妻焉　劉彥明燉煌録氾固字孔完大將軍
掾純之孫也推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百萬與孤兄子
于是三府競
辟皆不就　**避世蒼梧**　**營樓別墅**　楚國先賢傳陰
嵩字文玉南陽
新野人衛尉興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
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初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
徵拜謁者以叔父憂棄官歸　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
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餚饌亦屢費

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居貧磨鏡 **得返還刀** 先賢傳故南陽郡太守程堅體履仁孝秉志潔清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磨鏡自給 晉書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之子也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垂起兵山東苻昌收德諸子皆殺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囚之于郡獄掾呼延評德故吏也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

俱貺老易 **盡讓家財** 晉書殷浩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論詞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 宋書劉凝之字志安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

布衣蔬食 **反居併門** 魏志毛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 典略鄭均任城人好

黄老兄亡後養姨兄子恩禮甚篤
反居併門盡推財與之由是名著　請封兄子　獨薦
姪才　唐書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
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矣即許之　聞見
録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其宅問
曰卿諸子孰可用公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
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
記其言遂至大用夷簡公也　與祖襲爵　入坐賦詩
漢書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
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張隲文學録桓驎字元鳳精
察好學年十三四在伯父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
此弟子頗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君試為口賦詩與之客
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
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即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絶倫卓彼
楊烏命世稱賢嗟乎蠢弱殊
才仵年仰慙二子俯愧前言　讃招隐寺　獻泛湖圖

因話録李約初至金陵于叔李錡坐屢讃招隠寺標致一日錡宴寺中謂約曰十郎俜誇招隠寺昨遊宴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錡笑 倦遊録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贊哉陶朱覇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

伯叔母勸學 授經

晉書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任氏曰汝今年踰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因歎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曽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乎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學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號元宴先生 下唐

憲英反被 嚴母移書

晉書羊耽妻憲英姓辛氏隴西人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會果反祜嘗送錦被

憲英嬿其華反而覆之晉書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座預果後為儀同三司從伯叔共賞文義　幼著名稱南史宋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處烏衣巷故人謂烏衣之遊崔鴻前涼錄范績字弘基幼有名稱族伯上洛太守毘撫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駒也歷事三朝諸士友服其清亮舉秀才為郎中遷中都謁者稱以麒麟　言於驃騎本傳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吳志朱異字季文為陽武將軍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素知季文惟今見之復過所聞使守水碓　得聚藏書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

親所重從叔父吏部衡有名當世亦不取之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願畢矣舒亦不介意後遷至司徒　博物志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其子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從子景字長緒家

莫輕彭祖　欲用叔彪　晉書王渾從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沉賤孽子也少時不為親黨所知渾謂弟深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滅方州牧伯亂世可為都督三公懷愍之世果為幽冀都督位至驃騎如渾所言　晉書王彪之字叔武從伯導曰選曹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顧

歎為清拔　賞其異同　宋書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冊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敘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覽畢便益之接其冬秋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拜祕書

郎　南史劉宋黃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

稱其子弟親若幼童

潛確類書王羲之深為從叔導所器嘗謂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天中記蔡邕曰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索太常傳

詠傀儡詩

宋齊語錄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聃常問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惟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約有慚色　瘦竹齋談藪韓侂胄冬月攜家游西湖覽南北二山之勝賓宴南園同族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遊春黃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此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去未幾禍作

事祖如父

以序襲封

臧榮緒晉書王沉字處道

少孤為從叔司空昶所養沉事昶如父 虞預晉書荀崧從弟旭早亡二息序歔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于序聞者稱焉

終為令器 **戒奪鄰居** 元史姚燧三歲而孤育于伯父樞樞隱居蘇門督之甚急楊奐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年十三受知于許衡好學能文歷官翰林學士承旨 明語林三原王端毅公恕見子姪置田宅皆鄰居業也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豈宜奪之俾遠去乎名之還給以原券不問價

任職宮官 **著名別駕** 後漢書侯霸字君房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辨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軍書號曰太常侍 晉書顧球有令名為州別駕族叔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叔姪四

增**囑立兄子** 左傳宋穆公疾囑兄子與夷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乃立之

封頡羮侯 漢書漢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猒之陽為羮盡客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羮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之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頡羮侯

反自撾 後漢書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反自撾以感悟之兒慙改過

原推與田宅 後漢書張禹字伯達推田宅與伯父身自寄止

廣受之榮 漢書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

辭辟命辟叔父 後漢書劉矩有高節以叔父遼未仕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嘉其志義故遼為諸公所辟至太尉號為賢相

貞潔之質 陳留耆舊傳吳彌字伯仁年十歲叔父蘭部濟

陰從事與俱獵縣進酒肉彌不肯嘗問其故荅曰聞之臨其事不食其食蘭然其言還而不受貞潔之質由是以彰也

吾家千里駒 魏志曹休字文烈太祖姪子太祖曰吾家千里駒

光我叔父 晉書謝安嘗欲詣陸納納兄子俶密為具食安至納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杖四十曰不能光益叔父而乃穢我素業

苻家千里駒 晉書苻朗字文達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

請易弟子 □□張範字公儀子陵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執範詣賊賊還範子範曰君厚矣吾憐戩小請以易之賊美其言感而悉還之

增幼稱幹略 南史垣崇祖為垣護之弟之子年十四有幹略護之曰此兒必大吾門

吾家明珠 宋書劉𢖍七歲屬文叔父瑱常置座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

可稱佳器 南史謝密字弘微童時精詳端審時然後言叔

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可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剖竹赤城 李白詩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

端笏馬前 彙苑柳仲郢事叔公權如父為京兆尹出過公權下馬端笏而立

字以起之 唐書柳公綽始生之時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子也因小字起之

與均指使 唐書盧邁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均指使無位貌之異時已進中書侍郎邁再娶無子感歎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

堪寄門戶 唐書任瓌父陳將忠之兄為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常曰吾子雖多備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

二父重鎮 唐書韓弘子公武從弘入朝為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重從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

推叔叙宗 舊史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羅隱有盛名自號江東生

戚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為叔父戚酷嗜其詩目已所為為偷江東集

叔姪五

原詩齊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台曜澄華鉉岳載峻經天為象麗地作鎮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質趍瑚璉才逸卿雲搖筆泉湧動詠雲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璧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貫七訓是敷三英有粲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增唐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詩曰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

文禮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宋黄庭堅送姪隨侍詩曰莫去沙邊學釣魚莫將百丈作轆轤清江濯足江上坐燕子日長宜讀書

原書後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申父母

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
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
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
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張
奐誡兄子書曰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
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

禮自持間燉煌有人来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謙恭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貧父為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之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增魏王昶誡兄子及子書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是親之

昵之不顧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自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宋司馬光與姪書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於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凌小民使為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於汝輩而汝

輩亦不如人也

宗族一

增白虎通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為其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

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韻會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為宗　毛詩曰麟之角振振公族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又曰時庸展親禮記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明父子

之義長幼之序　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　又曰君子因睦以合族　周禮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注云三族父子孫也　又曰以八刑糾萬民三曰不睦之刑　爾雅曰父黨為宗族　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老子曰六親不知有孝慈　漢書匡衡傳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即五族也　漢記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漢雋曰宗英謂宗族之英俊也　北史張普惠傳曰三從九親别疎昵之序五服六親

等緦麻之心　唐書曰一姓為九宗　藝文曰五陵皆

昻族謂盛族也　李華曰良家茂族　彙苑曰郊廟或

替則宗哲纂其祀焉宗哲宗族之明哲也

宗族二

增山堂肆考曰列國齊大族二懷興田也楚大族三昭

屈景也　世説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

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

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

是懼臣何敢言盛　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相沉没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其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　晉傳曰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晉書曰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天中記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潛景仁裕以德業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元暉藻繪之竒各擅一

時可謂德門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
覆亡　新唐書曰初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嫁娶
必多貲人謂之賣婚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
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
新門進舊望右膏梁左寒畯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
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
等以為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

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與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山堂肆考曰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崔寶等為冠

北史曰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喧亂嘗集士讌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曰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　遼史曰耶律吼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寳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䘵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世宗曰吼

舍重賞以族人為請其贖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

明紀曰太祖問鄭濟曰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曰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嘉歎

宗族三

原

葛藟 杕杜 詩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詩序晉人刺其君不親宗族

本根 枝葉 左傳叔向曰肸聞之公族將畢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 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焉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左傳懷姓九宗九族也

禦侮 亢宗 左傳周之有懿德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也 左傳子

太叔曰吉不能亢身安能亢宗

增末屬齊名

漢書成帝時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唐書孔至明世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等而妄紛紛耶

通巢遺絹

事文類聚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　宋史范文正公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親戚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助之哉

南阮北舍

晉書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

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也　南史謝密守弘微繼從叔峻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惟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謝混特敬貴弘微號曰微子焉

分田　奉廩

唐書蕭瑀闕內田宅初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　唐書蘇頲性廉儉奉廩悉推散親族儲無長貲

擊鼓　寫書

渠書張寬兄弟八人於東都置八院相對拂姪亦有名常擊鼓會飯　舊唐書太府卿李襲譽性嚴整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爾曹但能謹此三事亦何羨

於人

給餉　共財

宋書李昉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一庫計給餉　漢書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上下戮力財利數倍貲至鉅萬外孫何氏爭財重深恥之以田二頃鮮其訟

原不獨親　無絕愛

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大道既隱各親其親情雖不同無絕其愛親之道也

增光德里　百口橋

貫氏談錄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為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鄲外臺尚書郎鄲廷尉卿郇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鄲而邠及鄲五知貢舉得七百四十人邠昆仲自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　吳地記東溪顧訓所居鄉人共議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孝義

婚姻不通　賵賻有正

禮曰庶別姓于上戚單于下婚姻可以通乎子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雖

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言雖疎遠不可通婚也繫之謂宗籍也戚單言親盡漸疏也　至於賵賻承命皆有正焉注謂宗族之相為也承讀為贈

三族不虞　六世則竭

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注三族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禮四世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則親屬竭矣

原蘇秦散金　范勝施財

史記蘇秦既歸散金宗族范勝字無忌散財五百萬以施宗族

增顧陸張朱　崔盧王謝

唐書吳四姓舊目張文朱武陸忠顧厚閭四姓為盛　世說吳郡有陸顧朱張為四姓三國之唐書高士廉定氏族以崔幹為第一太宗曰昔齊據河北陳據江南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天下為一何容納賄舊門仍以賣婚為榮乎

四會三會　大宗小宗

山堂肆考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

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繫族而會食也　禮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注云別子為祖者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為小宗者謂父之嫡子也兄弟宗之故謂之小宗

王氏兩宗　**裴家三眷**

山堂肆考王氏有兩派一派漢王舒之後有王融融二子祥覽覽從兄雄雄生二子渾又渾生戎封安豐侯又生衍為尚書令覽六子長子裁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逸少此琅邪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後澤生祖祖四子渾深淪湛渾四子尚濟澄汶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世封藍田縣侯故時稱述為王藍田此晉陽太原王氏也以後王姓者皆出此二族云　五代裴皥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　又氏族大全裴遵從光武平蜀曾孫茂為

侍中又為尚書生二子長曰輯號東眷次曰巖號西眷巖曽孫天明號中眷

宗稱太傅

姑事女巫 文選注劉宋謝康樂稱謝太傅安為宗衮唐書趙彥昭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宗時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認為同宗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之力也

遥遥華胄

悠悠世祚 南史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閔子騫昌寓掩口而笑曰遥遥華胄 唐高儉傳贊風教既薄譜錄都廢人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

假蔭求官 **同譜銜怨** 孔帖李懷遠少孤宗人欲其籍高蔭懷遠退謂人曰因人之勢高士之恥假蔭求官豈吾志耶 新唐書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旺氣故世多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以通水利既鑿川流

如血閲十日乃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乞列屬籍　遜還告身

唐書李叔明本姓嚴氏少孤養外家冒姓鮮于叔明初不知意醜之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　夢溪筆談狄青為樞密使有狄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

異派同根　殊鄉異井

李㝎與髙祖書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　下見黄山谷贈黄成之序

百人共爨　七世同居

魏書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来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當世莫逮焉　魏書博陵安平李几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二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兢進鄉里嗟歎

先賢後哲　澤

底岡頭

魏書郭祚字季祐魏郭淮弟亮後也從髙祖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

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髙祖曰先賢後拓頓在一門祚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逮事魏文徵臣虛薄遭逢明聖自惟幸甚因勑以太牢祀淮廟令祚自撰祭文國史補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鼎族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

烏咸爭樹　犬亦共牢

事文類聚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異居因易置庭樹烏巢令鬭且鳴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異居月餘知其謀斥去妻兄弟流涕以告復同居　南唐書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之有畜犬百餘亦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大疏小疏　南鄭北鄭

前傳疏廣與姪疏受歸鄉里共設酒食請族人故舊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請立產業老人即為廣言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

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因話錄太傅鄭絪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右族名門　膏粱華腴　工見柳仲郢家訓　唐柳芳世族論三世有三公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總言家世之富貴也

鼎鑊作糜　郊原會食　錄異傳周時尹氏貴族數代共居食口數千嘗遭饑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壁取鑊底糜飯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他爨

不分母乳　弗聽婦言　元史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

兒亦不知孰為已母也下鄭濟事見前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彙苑喻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猶衣服之有冠冕也又曰喻人之有宗族然後久長猶水木之有本源也富貴不加宗子之門寶玉分于伯叔之國禮適子庶子祗事宗子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獻其上而服其次若非所獻則不敢入宗子之門宗子正宗敬宗者也尚書分寶玉于伯叔之國

宗族四

原恩以掩義禮門內之治以恩掩義分有等殺傳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殺分扶問反親去聲宗易於下禮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故敬宗所以尊祖也易疏也吾

宗左傳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懿親左傳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展親尚書時庸展親

棄親周鞏簡公棄親用羇用卿士也　族盡左傳楚公子比族盡親叛可謂無主也

親以飲食之禮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人君有食宗族之禮以親之又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　增高陽苗裔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奪宗奪適漢書梅福曰諸侯奪宗聖庶奪適注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　爭先後世說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氏族王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人倫之盛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

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禁婚高價 山堂肆考唐高宗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為婚姻然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譜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高價

忍字百餘 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臨幸其家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尊為父兄 唐書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

族清胄貴 孔帖杜牧鄭處晦制曰族清胄貴

望閥高華 孔帖蕭復望閥高華

旌以義門 宋史陳競安德人十八世同居太祖旌其門曰義門

宗族五

原詩梁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曰吾宗昔多士文雅

高縉紳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傍枝實紛亂領袖寄親姻名價齊兩許閨門比三陳風力咸通邁藝業並紛綸元方振高羽洛令初解巾自爾典名郡所在號清淳齊兒敢為俗蜀物豈隨身禄俸不妻子謳吟乃吏民孰云職明德惟在中聖人若能遺酌我稱首當屬仁仲將本特達坎壈猶賤貧方成天下士豈伊席上珍外情或簡易内鑒甚人倫時然臨下邑擿伏信如神顧余晚脫略懷抱日湮淪游宦疲年事来往猒江濵十載猶先職

一官乃任眞土牛竟不進芻狗空重陳羈旅無儔匹形影自相親蕭索高秋暮砧杵鳴四鄰霏霏入牎雨漠漠暗牀塵所思不可見邈若胡與秦願子加餐飯良會在何辰　又仰贈從兄興寧寘南詩曰家世傳儒雅貞白仰餘徽宗派已孤狹財產又貧微棲息同蝸舍出入共荆扉松筆時臨沼蒲簡得每帷幸逢四海泰日月燿增輝相顧無羽翮何由總奮飛一朝異言宴萬里就暌違遠江飄素沫高山鬱翠微相思對森森相望隔巍巍死

灰終不然長岑且未歸當憐此分袂脉脉淚沾衣　增晉陶潛贈長沙公族祖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晤歎念兹厥初禮服遂悠歳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躊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暉映懐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增書梁王筠與諸兒書曰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

有集如吾門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勞力焉

增序宋黃庭堅贈黃戫之序曰余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戫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㛐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而後相識亦可悲也

增論唐柳芳氏族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卭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因生

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民諸侯以字為氏以諡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吴氏于諡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門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秦既滅學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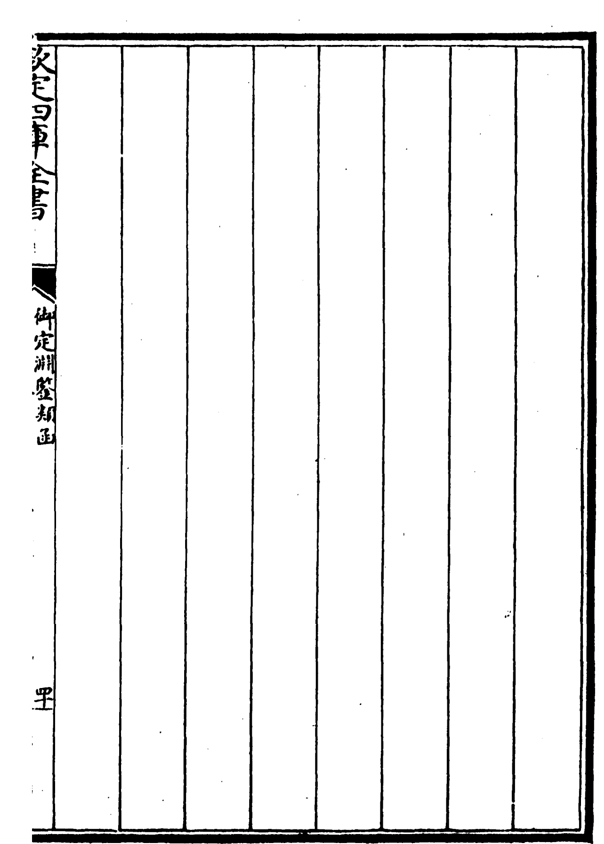
權歸右姓晉宋因之始尚姓焉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

增記宋錢公輔范文正公義田記曰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

計而時其出納焉　蘇洵族譜亭記曰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于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于其家鄉人有為不善于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来是無以告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

焉　陸游義莊記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逺則疎之彌逺則益疎而至于忘之葢以身為親疎而不以先人為親疎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及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

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屠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葢基于是　朱子劉侯義學記曰今士大夫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無為州郡害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于六品家雖溫而産未至于千金其所以用心乃如此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非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



御定淵鑒類函卷二百四十五